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LIPEIFU YANJIU
李佩甫研究

樊会芹 编著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李佩甫研究

樊会芹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佩甫研究/樊会芹编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3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ISBN 978 - 7 - 5649 - 1921 - 4

I. ①李… II. ①樊… III. ①李佩甫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653 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薛建立

责任校对 柴桂玲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 话 0371 - 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 - 86059753

网 址 www. hupress. com

排 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10.31

总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http://v.book.ifeng.com/book/ts/7332.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 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 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 15 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 1 编选说明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李佩甫 在“瞎话”中长大
5 李佩甫 关于《苦》稿的自白
7 李佩甫 背上的土地
9 李佩甫 文学的标尺
14 李佩甫 我的“植物说”
17 庄 众 曾 凡 李佩甫 象征的金屋与《金屋》的象征——一次没有结束的讨论
24 何向阳 李佩甫 文学与人的神话
36 王晓君 李佩甫 李佩甫：书写中国版的《变形记》
40 逢春阶 李佩甫 李佩甫：“平原声音”的种植者
45 舒晋瑜 李佩甫 看清楚脚下的土地
55 张 宇 实实在在的李佩甫
58 庄 众 琐记李佩甫
64 南 丁 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研究论文选辑

- 69 杜田才 创新：宽阔而狭窄的路——从李佩甫近作说到创作的突破
76 王鸿生 追问与应答——李佩甫和他的神话视界
87 陈继会 永恒的诱惑：李佩甫小说与乡土情结
97 侯运华 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
109 姚晓雷 “绵羊地”和它上面的“绵羊”们——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
118 李丹梦 李佩甫论
134 陈英群 乡村社会权力的流变——李佩甫乡土小说的社会意义

- 144 何 弘 坚忍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
156 孙 苏 捕捉变化中的乡土精灵——李佩甫散论(上)
166 王学谦 田园与反田园叙事的混合——论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及现代田园小说审美传统
176 潘年英 李佩甫小说语言的文化意味——读《黑蜻蜓》札记
179 林 焱 现实与神话的二重走向——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
186 陈继会 善与恶的悖论:《李氏家族》的历史哲学——读《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札记
192 周百义 历史进程中的人性谛视——读长篇小说《金屋》
199 占 春 无罪的大地——读李佩甫的《金屋》
206 汪 溪 “问讯”与“审判”——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读评
213 丁增武 “批判”的恢复——析《羊的门》的主题意向
219 刘思谦 卡里斯马型人物与女性——《羊的门》及其他
226 邵燕君 画出中原强者的灵魂——李佩甫和他的《羊的门》
237 雷 达 雷达专栏:长篇小说笔记之十七——李佩甫《城的灯》(节选)
241 何西来 道德的和宗教的救赎——读《城的灯》
245 何向阳 恺撒王国的欲望迷宫——评李佩甫《等等灵魂》
251 黄 轶 批判下的抟塑——李佩甫“平原三部曲”论
261 程德培 李佩甫的“两地书”——评《生命册》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
280 曾镇南 剧变时世中的畸人列传
286 马治军 鲁枢元 超越城乡对立的精神生态演绎——从《红蚂蚱 绿蚂蚱》到《生命册》
296 王海涛 张纪娥 多维批判视野下的《生命册》
303 周志雄 论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
309 王春林 “坐标轴”上那些沉重异常的灵魂——评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

作品年表

- 323 李佩甫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331 李佩甫研究资料索引

- 347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在“瞎话”中长大

李佩甫

自小，在姥姥的村庄里住了很久。那时候夜总是很黑，灯光呢，只有一豆儿，就常偎在姥姥的怀里听“瞎话儿”。那时候姥姥的眼已是半瞎，话也很艰难，记忆却惊人得好，枝枝梢梢都说得极生动。每晚讲一个“瞎话儿”，总也讲不完。便终日在“瞎话儿”里泡着，熬那漫漫长夜。

后来姥姥去了，“瞎话儿”却留着。那“瞎话儿”时常映现在梦中，一颗小小的心灵就在“瞎话儿”中慢慢长大。大了，就嚼这“瞎话儿”，嚼得久了，就嚼出味来了。

土地是很贫瘠的，养的苗儿很瘦，水分呢，又是很不足，但瘦也慢慢养，一日日就长成了庄稼，打粮食给人。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给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又承担着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又一次地给人儆戒。这是怎样的一块土地呢？似乎只有这样的土地才养育了这样的人种，这样的人种就生产了这样的“瞎话儿”，我们在这样的“瞎话儿”中泡大，就长成了这样的人。不是么？

人类的痕迹是繁衍，繁衍的轨迹是血脉，血脉一代一代连着，就有了种的区别，就有了人的历史，就有了活人的固定区域。那么，人又是怎样活过来的呢？日子是那样的漫长，漫长得叫人不能过。可一代一代的人就这么活过来了，繁衍成了一个个有很多很多人口的大族。血脉呢，又连的是那样紧密，紧密得千千万万年割不断。常常觉得没有指望了，没有指望了，却恢恢地又活了过来。还能说什么呢？那无尽的日月，那死不了又活不成的日月，被血脉的长线串着，坚韧地扯出了长长的人生。天光像筛子一样把日月筛下来，不就是给人过的么，就过吧。渐渐、久远的渐渐，就拼出了一个十亿众生的大图案。这图案是一条条血脉拼成的，抒写着迟滞、缓慢，也抒写着生生不息。

人的路都是通向死亡的，历史的经验就是死亡的经验。那血脉已经流淌了很多很多年了，其中的盛衰、生生衰败已不必说。然而这血脉还在流淌中，在濒临枯竭的时刻，就有奋而跃出的一个个活的血分子，就出现了一代一代的叛逆者。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叛逆，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地新生。然而，慢慢、慢慢，就又滑入了死亡的轨道……那么，力在哪里呢，使血脉得以延续的生命力在哪里呢？这正是我们要问的。

《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发表很长时间了，突接《中篇小说选刊》来电，称《家族》被选载，就狂妄地想：识货！

谢谢《选刊》。

1989年5月19日草于郑州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1989年第4期

关于《苦》稿的自白

李佩甫

近年来,我是很困惑的。写了一些小说,却委实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去写。《红蚂蚱 绿蚂蚱》发表后,人们说,照这样写下,你会“热闹”的。我很想热闹,却无法照这样写下去;很想得到好处,却没有批量化生产的心境。假如能有一条批量化生产的流水线,那是很好的事情,可我没有。于是也就没有了热闹。后来又写了《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小小的一个长篇。朋友说,假如能把里边那些精妙的素材抽出来,写十个很棒的中篇,仍会热闹。我把素材浪费了。我没有写十个中篇的本领,纵然有,没有情绪也是干不成的。这么说,我又错过了一次热闹的机会。机会本就不多,可都让我错过了。当然后来又写了一些东西,长篇、中篇、短篇都干,全是“独生子女式”的。人们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是集束手榴弹,也不是原子核反应堆。总是不很热闹。我一直是凭情绪写作的,没有情绪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来的。而情绪性写作的本质“喜新厌旧”,这在生活中是道德败坏,在创作上却是自讨苦吃。于是每一次都重新开始,写得很累,而那欢乐却是一次性的,转瞬即逝。不热闹就不热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

关于《苦》稿,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想切入人的精神宇宙。但怎么切,从哪个方位切却是很不清楚的。我在其中徘徊了很长时间,走了些不知是不是弯路的弯路。我想用熟悉的手法去写,却又不愿受困。走进混沌是危险的,走出混沌同样是危险的,于是就来了一次危险的尝试。人的精神世界太大了,而现实生活仅仅是精神世界的一种表象的反映,是打了折扣的反映。思维中的人与生活中的人差距极大,我企图要寻的是思维中的人,而不是表象的人。于是,我不得不舍我所长,用我所短,拿起理性的刀子。我不是医生,操刀的手也定然很笨。但我试图用行为分析的方法对人做“手术式”的解剖,试图挂起一张人的灵魂的剖视图。人的精神世界也委实太丰富了,而我仅仅写了逃脱和无法逃脱,写了背叛和无法背叛,写了人的原罪感和无奈感。写了人对居住区域的厌恶和

恐惧。写了由社会骤变带来的失迷。剖析点应该说是极小的。这种舍去外貌
切剖灵魂的写法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也许是不成功的,但这一步是必需的……

说了这么多,我仍然不知道小说该如何去写。假如我知道如何写,我就会批
量化生产了。那是匠人的事情,而我,还不愿做匠人。

原载《莽原》1989年第3期

背上的土地

李佩甫

很久了，我一直在研究“平原”。

“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写作领地。

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人，就是生长在大地之上的一种“植物”。

在我的“平原”，“植物”是有生长周期的，一代一代的“植物”都有自己的精神生长期，并在时间中积存了大量的生命信号，那信号留存在后人的生存环境里，经风霜雨雪的浸润化为土壤——尤此，那个小小“芽儿”，一出生就已饱蘸了土壤的全部信号。人，生活在“平原”上的人，都是背负着土地行走的。他们背负着土地，也背负着各自的童年……童年是生长气蕴的最佳阶段，是记忆之母，那最初的感觉和意识将超过一生的储备。所以说，在生命的过程中，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可以决定他的一生！

在这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背着一个记忆的包袱，那是一个来自土壤和环境的“营养体”，那体里蕴含着来自土壤的全部养分和全部的毒素，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背上的包袱卸下来，也许，这包袱将伴随着人们走向终点？比如，有时候，日子是很痛的，你得踩着日子走，一步步这么走下去……这就是那双小小脚丫的记忆。不过，这包袱是看不见的，是含在魂魄里的，在行走的路上，人的影儿就是那看不见的“重”。

怀旧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这里所说的“旧”，其实就是“早年记忆”。当然，在人生的路上，环境的变换也会给人们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也许你已坐在了小轿车里或会议的主席台上，也许你已很文化、很城市了，但记忆的“根”仍在土里摆着，不管你走多远。

在这部长篇里，我要表述的，可以说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两个童话：一个是要进入物质的“城”，一个是要建筑精神的“城”。这两种努力自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客观地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她、他们都获得了成功。这里所说的“城”，

并不是专指城市的,那其实是一种渴望或者叫做理想,是生活的方向,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在这里,人就像是一棵会跑的树,走是一定的,但怎么走,走向哪里,却是未定的,所以,得有一盏“灯”来照路。

其实,生活中本就是有“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灯”。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2期